

著夫綏跋志阿

譯 林 李

爭 戰

刊叢活生化文

XXXVI

爭 戰

著夫綏跋志阿

譯 林 李

刊叢活生化文

種六十三第

96442

戰

爭(四幕劇)

人物

彼得·伊凡諾維其 退職上校。

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 他的妻子。

服洛狄亞 他們的兒子，學生。

尼娜 他們的女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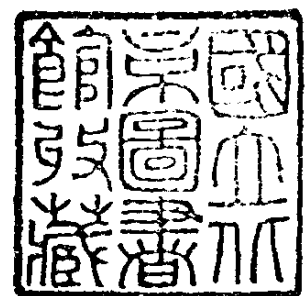
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 尼娜的丈夫，軍官。

亞霞 服洛狄亞的未婚妻。

杜威 副官。

佛洛勒慈基親王

舍門諾夫 學生。



松尼亞和可利亞 小孩。

西多倫科 園丁。

卡夏 僕人。

軍醫處職員，紅十字女看護，兵士們。

第
一
幕

一個晴明的春日，到處都是綠葉和花朵。舞台上顯出一所有石柱走廊的大廈。前面是寬闊的平台，有增梯通到花園。平台上放着一把大籐椅，園裏樹下有一條長凳。台前，一個圓形花壇，台的後方有樹和一排籐椅，有小門通街道。

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正忙着整理花草。彼得·伊凡諾維其抽着烟，站在她的身旁觀望。他光着頭，穿了一件白麻布上衣。

渥 你應該把帽子戴上，彼得·伊凡諾維其。你會着涼的。

彼 我夠暖和的。

渥 暖和才怪呢！像這樣的天氣是絕對靠不住的。這正是容易着涼的天氣。我去叫卡夏把你的帽子拿來。

彼 一點也用不着。

渥 (不理睬他) 卡夏! 卡夏!

[卡夏在平台上出現。]

卡 您叫我麼, 太太?

渥 把你主人的帽子拿來; 再叫阿克新娜把火生上。

卡 是, 太太。(下場)

彼 (看錶) 我想這是該喝咖啡的時候了吧。你還得呆一會兒麼?

渥 現在什麼時候了?

彼 十二點半。正是時候了。

渥 我就來。我一定得記住告訴西多倫科每天晚上這些花都得澆過。那個傢伙只是跟在

卡夏後面, 一點點事也不做。

卡 (走下石階) 您的帽子, 老爺。

〔彼得接過帽子。〕

渥 服拉狄米·彼得洛維其起來了沒有？

卡 起來了，太太。他正在洗澡。現在要我把咖啡預備好麼？

渥 好的。食器架上有一張乾淨的棹布，當心不要把牠弄髒了，勞駕！誰也保不定你會幹出些什麼來的。

卡 好的，太太。（下場）

彼 （慢慢地戴上帽子）我們好久沒有像這樣可愛的春天了。去年這時候還很冷呢。

渥 得啦，得啦，不要總是那樣瞎吹了！去年還不是一樣地暖和。謝謝老天，這是五月了。

彼 我記得清清楚楚去年五月十號我到外邊去還得穿上大衣咧。

渥 廢話！你根本就沒有出去。這完全是幻想！

彼 （激動地）真的，真的。這日子我記得非常真切！（稍停）可是，提到春天，我會永遠忘記不了一八七七年的春天，那時我們越過邊界……

渥 (不理睬他) 今天我連一點木樺草也沒有種。

彼 (大聲) ……那時我們走到多瑙河……

渥 呵，尼娜來了！(尼娜在後面出現) 還穿上一件單薄的夏服！你爲什麼穿那件衣服呢？我要告訴伏拉狄米：亞力山卓維其，我一定要告訴他！

[尼娜穿着涼爽的夏服，經過平台走到最上一級的石階上坐下。]

尼 媽，您樂意告訴他就請告訴他吧。爸爸，您在說什麼？

彼 我正在說一八七七年我們越過邊界……

渥 (燥急地) 呵！那個老話我們已經聽過了。

彼 (生氣地) 可是，我卻沒有！尼娜問我的話，我正回答她……

尼 (微笑) 爸爸，您要喝咖啡了，是不是？

彼 (口氣略爲平靜一些) 哎，自然囉！這正是該我們喝咖啡的時候了。可是你要把她從她的花壇那裏拖開却絕辦不到。

渥 我馬上就來。

彼 哈哈！馬上！你嘴裏說的「馬上」只有我才明白！（向尼娜）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還沒有來麼？

尼 他快要來了。

彼 得啦，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！

渥 （不高興）好吧！你們先去！我就來。

彼 （向房裏走去同時對尼娜做個手勢）尼娜，催她快點，要不然她會在那裏弄到半夜的！（走進屋去）

〔寂靜一會。渥耳加繼續種花。尼娜依然坐在石梯上。〕

尼 今早上我醒了以後忽然記起自從我結了婚到現在已經整整三年了。真奇怪。

渥 爲什麼奇怪呢？

尼 您知道我最初聽見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的時候，我一點點也不歡喜他。要是那

時有人對我說我會嫁給他的話，我只能笑笑那個人怎麼會想出這樣的念頭。
 事情總是那樣的。

尼 (稍停) 自然，那時我只剛剛離開了學校，成天總是幻想着會有不尋常的事發生。後來佛洛勒慈葛親王來了，又跟我講戀愛。我差一點點就真愛上了他。說實在的，我想我真有一點點兒愛上了他。最初我覺得伏拉狄米只是一個簡單平凡的人。過後可就出了希奇事了。我開始不歡喜親王，我以為伏拉狄米才是頂好，頂可愛的人！我那時真是個傻女孩子！我怕您會查出來我吻過了伏拉狄米，我害怕得什麼似的好像這事要是讓人知道了簡直就糟糕透了！可是等到一切都弄穿了以後，簡直一點也沒有什麼！人都很高興！(稍停)啊！那些真是好時候。這一輩子再也不會有像那樣的事了！

渥 夠美吧？可是誰知道呢？將來也許會有更好的事等着你呢。

尼 沒有的事！決不可能的。從前的一切都像一個神話，像一個夢！從前那些可愛的月夜將來再也不會有的了！決不會再有的！如今我並不是不快活，可是一想到一輩子最美麗

的日子就永遠過去了，那一切都絕對絕對地不會再發生了，總未免有點讓人難過。

渥 那可說不準咧，尼娜。

尼 哦！可是我決不會再做伏拉狄米的新娘了，我會麼？

渥 (尖刻地)爲什麼一定要做伏拉狄米的新娘呢？

尼 (吃驚)媽，您多招笑！您故意這樣說來逗我的。

渥 (覺得有趣)我一點也不招笑。讓我告訴你吧，比那樣更希奇的事情也有過。倘使打起仗來伏拉狄米給殺死了呢？你會再嫁的；嫁給別人。

尼 呵！沒有的事！即使伏拉狄米打死了，我也不會再嫁的。

渥 親愛的尼娜，大家說都是這樣說，可是嫁還是一樣再嫁，一樣養小孩。

尼 這種念頭簡直讓我覺得惡心！一個人怎麼能夠把過去忘掉了呢？特別要是你的心愛的人被人殺死了呢？這太可怕了！

渥 不錯，是可怕。可是你以爲寡婦們會進修道院去麼？在短時間裏她們會哭，會覺得悲傷；

過後她們就會忘記了。不管怎樣，她們會設法活下去的。

尼 我看不出來真有再嫁的必要。還有，要是我做了那樣的事，我簡直會惡心死了。

渥 那只是你的幻想吧了。

尼 不，不是幻想。人怎麼能夠把同樣的生活過兩次呢？無論我會怎樣歡喜我的第二個丈夫，我總永遠會在回憶，在比較的。不，這種想法不行，太可怕了。

渥 一點沒有什麼可怕。

尼 有的。知道了愛情是什麼以後，我以為還是死了好得多。別種的生活會完全是無味的，討厭的。

渥 要是我們大家都這樣想法，那末簡直用不着活了。

尼 也許是用不着的。

渥 看看我和彼得吧。我們在一塊兒過了這些年，如今我們漸漸老了，可是我並不願意死。

尼 「您」自然不願意！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

渥 純粹的幻想，親愛的尼娜！

尼 幻想？

渥 不錯，這只是你現在的幻想。那是因為你沒有小孩的緣故；可是只要你一有了小孩，你就會更平靜，更滿足了。

尼 (紅着臉) 我永不會有小孩。

渥 爲什麼不呢？

尼 呵！我不歡喜小孩。

渥 你不歡喜他們，因為你一個小孩也沒有。我年青的時候也像你一樣，以爲我不歡喜小孩。可是等到我那親愛的沙斯加死了，我却差點瘋了。

尼 (停了一停) 哎，哎，這真悲慘。

渥 不錯，很悲慘。可是我真願意你穿上一件暖和點的衣服，不然你會着涼的。

尼 媽，像這樣的天氣我怎麼會着涼呢？

渥 (堅持)像這樣的天氣正是容易着涼的。

卡 (在平台上)太太,老爺請您。

渥 來了!來了! (走進屋去時對尼娜說)親愛的尼娜,你真應該再穿點衣服!我叫卡夏把你的外衣拿來吧?

尼 呵,媽,我希望您別攪和我。

渥 攪和你,真是你一下子就會着涼,又會像舍尼亞·舍門諾夫那樣咳嗽起來的。(和卡夏同下。)

尼 (坐在充滿燦爛日光的平台上)哦,多美麗呀! (把手放在腦後懶洋洋地伸了伸腰,站起來重新向花園望了一望,隨後再慢慢地走進屋去。)

[寂靜。日光鳥在樹間歌唱。]

[亞霞·加其洛娃和舍門諾夫從後面花園門口走進。亞霞穿着淺色衣服,拿了一柄白色遮陽傘。天氣雖

然暖, 舍門諾夫還是穿着一件學生外衣,緊緊地扣着手杖掛在扣子上。他拿着亞霞的書籍。

舍 不用說服洛狄亞還睡着呢。

亞 可是已經一點鐘了！

舍 這在他還不是一樣的。去看看吧，好麼？我在這裏等你，彼得·伊凡諾維其會把他那些一八七七年戰爭故事重新說幾個來款待我的。

亞 (笑了起來) 好吧，坐下吧！我去去就來。(從石塔走進屋去)

(舍門諾夫坐在長凳上，劇烈地咳嗽。)

舍 (自言自語) 是的，孩子，這並不是別的，不過是鬧着玩玩吧了。(吹口哨又用手杖敲靴子。)

(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從街上走進。)

伏 哈囉，舍門·尼可拉維其！你在這裏做什麼？

舍 沒有什麼。日安。

17
伏 日安。喂，人都到哪兒去了？

舍 我不知道。我們剛剛到這兒。

伏 你不進去麼？他們也許正在喝咖啡。

舍 不去，謝謝你。我情願呆在這裏。一八七七年戰爭故事我厭煩死了。

伏 哈哈！隨你的便。哦，彼得·伊凡諾維其也攪和了你麼？

舍 (做出一個滑稽的害怕的樣子) 可不是再也受不了了。

伏 彼得是個有趣的傢伙，是不是？你就呆在這兒，我去告訴服洛狄亞。(叫道) 西多倫

科！(走進屋裏去)

[舍門諾夫繼續吹口哨和敲靴子。]

[亞設高興地走進來。]

亞 我說服洛狄亞才剛剛起來，懶傢伙！

舍 (譏刺地) 有趣得很！

亞 (吃了一驚) 你好像在生氣吧？

舍 不，我並沒有生氣，可是看見你戀愛到了那樣毫不可救藥的地步却讓我不痛快。

亞 (尖刻地)「你」知道什麼？

舍 一個傢伙睡懶覺居然會讓一個女孩子高興得了不得，這種事可也就真有點希奇。睡到中午才起來我認爲這不是別的，實在是個壞習慣。

亞 (噙着嘴)啊！你不過因爲他是非強壯健康，就嫉妒他吧了。

舍 (痛心地)你這話真太殘忍了，亞力山卓·伊凡諾芙娜！

亞 原諒我吧，舍尼亞！我並不是故意觸犯你。不要和我生氣。

舍 我並沒有生氣。你說得不錯。是嫉妒，不是別的。說到歸根結底誰又會不嫉妒呢？一切都是欣欣向榮，到處都是快樂歡笑；而我……却註定該死。

亞 舍尼亞，你不許說那樣的話！

舍 爲什麼不呢？那是真話。我快死了，不過如此而已。

〔亞霞同情地靜靜望着他。〕

舍 (繼續說下去) 不錯, 自然律就是那樣。你沒有法子逃避牠的。牠真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規律, 牠有牠的目的。最壞的就是: 這個倒毒的目的却對於我全然不利! 然而歸根結底總得有人要死的。要不是我, 就會是別人, 我就再活二十年也不會得到多少好處。

亞 舍尼亞, 爲什麼你這樣痛恨人生呢?

舍 人生給了我什麼好處呢, 亞霞? 倘使我像你的服洛狄亞一樣健康, 倘若我有一個像你一樣的女孩子愛着我, 那末, 也許我會非常高興, 可是……却像這樣! (勉強笑一笑) 所以你不得不愛我, 你明白麼?

亞 別說廢話! (她感到惶惑, 使用陽傘在地上畫起圈圍來。)

舍 (嘆聲地) 不錯; 對於你牠是廢話……可是對於我……

亞 對了; 對於你牠也是廢話。

舍 不全是。你和服洛狄亞的關係讓我……

亞 (打斷他的話) 這又關你什麼事呢?

舍 (尖刻地) 哈哈! 關我的事! 真的, 一點也不關我的事。可是, 不知怎樣, 這一切都完全錯了。
亞 什麼錯了?

舍 什麼都錯了。爲什麼某種東西應該給一個人却不給另外一人呢? 看看我, 再看看服洛狄亞。他有了非常結實的身體。愛情和一切人生的快樂和希望都擺在他的面前。他就像所有的健康的人一樣, 盡量享受人生的樂趣, 因爲他太充滿活力了。然而我却除了肺病和疼痛的早死以外, 什麼希望都沒有。

亞 總說那一套, 舍尼亞!

舍 可是事實總是事實呀, 亞霞。據我看來, 你不應該愛服洛狄亞, 你應該愛我才對。

亞 你又來了! 難道你說不厭麼, 舍尼亞?

舍 我老早就厭了。可是你要是用你的愛情來美化我的生命裏最後時光, 不把牠整個全給了服洛狄亞, 那豈不真正浪漫得多? 並且, 你們將來的結果是什麼呢? 結婚, 養小孩!

亞 (激怒地) 你又說起廢話來了, 舍門·尼可拉維其; 而且你也太沒有禮貌了。

舍 是，是，我知道我是那樣！原諒我吧，亞霞，這對我太殘酷了！

亞 (平下氣來) 我沒有生氣，可是你不許說那樣的話。

(沉默。亞霞俯下身去嗅花，却並不碰花。舍門諾夫望着她，顯然不高興。)

舍 (嘲笑地) 亞霞，你是熱烈地在戀愛麼？

亞 (挺直身子) 真的，這實在叫人無法忍受了！

舍 (沉痛地) 我真傻！爲什麼要和你道歉呢？這有什麼用處呢？你活着，你戀愛，你幸福。可是我爲什麼要替你高興呢？(揮舞他的手杖) 你的愛情，你的幸福，我一點也不放在心上！我不光是有權利來取笑你的幸福，我也有充足的理由來嫉妒牠，來恨牠，來輕視牠。說實在的，我高興要怎麼樣就怎麼樣。你們那些幸福的人真應該感激我們這些沒有幸福的人，因爲我們讓你們幸福好吧……活着吧，戀愛吧，享樂吧，就當這世界是完全爲了你們的娛樂而創造的。快滋生繁殖吧；我詛咒你們那一類人再見！(他轉身往外走。)

服 (在平台上) 舍門諾夫，你到哪兒去？(從石塔跑下來握着亞霞的手) 日安，亞霞！舍門

諾夫!

舍 (回頭望一眼) 該死! (下場)

服 (停了一停) 怎麼咧出了什麼事?

亞 (微微有點窘) 我不知道。他有時非常奇怪。

服 不錯; 他真可憐。他的病把他弄成偏急尖刻。不要緊! 他的氣會平下去的。他有時會突然

發脾氣, 可是他實在是個好人。(握着亞霞的手) 亞霞, 你今天真漂亮。

亞 (笑起來) 你每天都這樣對我說。

服 你反對麼? 你不歡喜我這樣說麼? 你不歡喜聽麼, 亞霞? (低頭望着亞霞的眼睛。就在那

時卡夏在平台上出現, 雙手抖着桌布。服洛狄亞放了亞霞的手, 轉過頭去望着卡夏, 粗

聲地說) 你今天到圖書館去過麼?

亞 (忸怩地) 去過, 我給你帶來了……呵! 他把我的書拿走了!

服 誰?

亞 舍尼亞，我給你借到一本伊本涅茲的書，可是給他帶走了。

〔卡夏下場。〕

服 沒有關係。他會把牠拿回來的。我們到花園裏去吧，亞霞，

亞 (假裝正經) 爲什麼呢？

服 爲什麼？(亞霞閉上眼，搖搖頭。) 爲什麼你不願意去呢？

亞 (望着地上) 你會說……

服 說什麼，亞霞？

亞 (微微把手往回縮) 嗯，你知道的……說……

服 說什麼呢？難道你不知道我愛你麼，亞霞？

亞 那是愛麼？

服 愛麼？自然是！亞霞，你是女人，所以爲什麼我們不應該談愛呢？早晚都得有那麼一

天的！

亞 (兩眼望着地上) 決不會的!

服 (握住她的雙手把她拖近身邊) 會的會的!

亞 服洛狄亞! 服洛狄亞! 你瘋了!

(西多倫科拿着噴水壺從花園裏走出來。服洛狄亞連忙從亞霞身邊走開。)

服 你幹什麼?

西 沒有什麼, 少爺。我正打算去澆花。

服 你等一會兒澆吧。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在叫你。

西 是的, 少爺。(放下噴水壺走進屋裏。)

亞 (低聲) 我們到別處去吧, 服洛狄亞。

服 到哪兒去?

亞 (微笑) 哦! 到花園裏去——隨便哪兒都行!

服 我的寶貝!

亞 可是你不要……你不許……像昨天那樣……

服 爲什麼不呢？

亞 就是不許不雅。

〔服洛狄亞突然把她抱住，吻她。〕

亞 〔想掙脫身〕服洛狄亞！服洛狄亞！你瘋了！放開我！

〔她讓他吻了她以後隨即掙脫身跑到花園裏去，他跟着她跑去。西多倫科走回來，拾起水壺，伸個懶腰，向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尼娜和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在平台上出現。〕

尼 別的人都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伏 我不知道。他們剛才還在這兒。也許在花園裏。

尼 〔坐在第一梯石塔上〕呵！我今天覺得高興極了，也許因爲天氣太美麗的緣故——這麼明亮，這麼好的陽光！

伏 〔坐在欄杆上〕也許是因爲我愛你的緣故吧？〔拿起她的手來吻了一下，又把牠放在

他的膝上。我最親愛最和善的尼娜！

尼 (笑了起來) 我們大家不都是和善的麼？

伏 (撫摸着她的手) 無論如何，活着真好。

尼 (沉思地) 是的，有時候太好……

伏 太好？

尼 也太可怕！

伏 可怕？

尼 是的，可怕！因為我們知道沒有什麼能夠持久的，現在的情形不能永遠繼續下去。

伏 啊！那倒是實在的。

尼 唉，等到你知道你的幸福並不是永久的，悲哀就緊跟在幸福後面，那時你就覺得這一切是多末可怕了！

伏 想這個幹什麼呢，尼娜？

尼 不能由我不想！可是我却很快活呵，真快活！伏拉狄米！

伏 親愛的，你過的日子多寂寞，多無聊呀！有時我覺得我讓你和我一塊兒生活簡直好像犯了罪似的。

尼 別胡說！

伏 不，我說的是真話。我太簡單，太平凡了，配不上你。你應該嫁給另一種丈夫。

尼 (把手放在他的嘴唇上) 不許瞎說。

伏 (吻她的手心) 我不是在開玩笑。我是什麼人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地方上的小軍官。可是你，有了你那樣的美貌，你應該嫁一個有錢的聰明人，你應該住在大城市裏在社會上佔一個地位。你爲什麼不嫁給親王呢，親愛的？

尼 因爲我嫁給你了。就是爲的這個。

伏 比起我來他却跟你更相配。

尼 我馬上就要生你的氣了，伏拉狄米！

伏 好吧，我就住嘴。（停一停）不要緊。等到秋天我在軍官學校考及格了，我們就到彼得格勒去住。我們的日子還長着呢，尼諾其加！

尼 自然囉，寶貝。

伏 （吻她的雙手）不錯，我們還能夠有快樂的日子過。現在我們只要一面希望着，一面再努力工作就成了。我望着你的時候，連太陽都好像是因為有你在才發光的！（向周圍望望。）有人來了！（佛洛勒慈基和杜威從門口走進。）（不高興地）又是那位親王！

尼 不要緊！我會假裝不大舒服。

伏 不，不，爲什麼呢？（他站起來迎接客人。）日安，親王！日安，杜威！你找我有事麼？

杜 我是一直從公事房來的。馬克新米其叫我這個給你。（遞給他一封文書）日安，尼娜·彼得洛美娜。（吻她的手）我替你找了一個極好聽的調子。我們試試牠你就知道道了。

〔親王吻尼娜的手，又和伏拉伏崇握手。〕

伏 (把公文望了一望) 杜威, 你跟我一塊兒進去一下, 好麼? 我們必得把這事談談。我想馬克新米其是對的。親王, 我們離開你一會兒, 你不介意吧?

親王 一點也不!

伏 我們去去就轉來, 尼娜, 跟我來吧, 杜威!

[他們走進屋去。]

親王 (勉強笑一笑) 尼娜, 你好像不高興我似的。

尼 (冷冷地) 我並不是不高興, 不過有點詫異吧了。我當初以為到了現在一切都完結了。

親王 你以為我能夠忘記麼?

尼 (聳聳肩) 那個我可不知道。不過, 要是你真正像你說的那樣愛我, 你就應該尊重我的心境安甯才是。

親王 (馬上接着說) 那末, 我在這兒會讓你的心境不安甯麼?

尼 不過並不是爲了你所幻想的那個緣故。這實在讓我厭惡。

親王 究竟是你還是你的丈夫？

尼 (傲慢地) 不要把我的丈夫牽扯在裏面。他和這事有什麼關係呢？這是讓我本人厭惡，

親王 可是，究竟爲什麼呢？

尼 (痙攣地撕着手帕) 你應該知道的，親王！我歡喜你，我也尊重你，可是你這一切的求愛和糾纏是夠多末討厭，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麼？我實在膩透了這一套。

親王 (皺眉) 這是你自己的錯，尼娜·彼得洛芙娜。

尼 我的錯？

親王 是的，你的錯。世界上只有你一個女人合我的意，我永遠都在想念你，這是誰的錯呢？

這是誰引起的呢？你的聲音，你的容貌，你用的香水，甚至你衣服的響聲——這些都會逼我瘋狂。

尼 就算是那樣，可也並不是我自己願意如此呵！

親王 (刺心地) 那不是真的。

尼 (生氣) 親王!

親王 不，那不是真的，難道你要我相信你真是像你裝出來那樣簡單麼？你是個平常的女人，可是懂得怎樣把你自己裝扮得不平常。你頭的梳法，你行動的姿態，你衣服的穿法——這些都是一套把戲！說真話吧。你在鏡子面前花了那許多的時候來打扮你自己，練習各種姿態，假笑，微笑——難道你說你做這些都是不知不覺的，自然的，毫無目的麼？

尼 問得好奇怪！你一定瘋了，親王！

親王 很可能。有時我真以為我瘋了。

(稍停。)

尼 (狠狠地) 唉，也許你怪我怪得有理。

親王 哈哈！

尼 好吧。讓我們就此為止。這一半是我的錯。我不應該讓事情走到這個地步。我是個明

白的人，有人對我說老實話我不會生氣的，我也有膽量來承認我當初是錯了。從前我設法……

親王 從前麼？

尼 (激動地) 是的，我做過的事並不都是我該做的。可是，你知道，我是個平常的女人，你方才也說過，我做了錯事。不過到了現在一切都了結了。

親王 不能就像這樣了結，尼娜·彼得洛芙娜。

尼 得咧，講講理吧！我不願意……你在糾纏我！我愛我的丈夫……

親王 那和我又有什麼關係？

尼 可是我求你……你在吓唬我！當然我有權利要求你別纏我吧？

親王 關於那個我倒有很多話說。可是他們來了……下回再說吧！

(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和杜曼從平台石階走下)

伏 你到底决定了那樣做麼？

杜 是的。我要在八月裏離開聯隊，秋天上音樂學院去。

伏 那末我們會在彼得格勒見面吧？

杜 您要上軍官學校麼？

伏 我希望能夠。（對尼娜說）我們來了。

杜 現在試試那個調子好麼，尼娜·彼得洛夫娜？

尼 （心不在焉）什麼調子？哦！是的，是的，自然囉！

杜 我把譜子帶來了。我真願意特別爲你奏這個調子。牠真是又輕快，又有精神。

親王 杜威分明是愛上了尼娜·彼得洛夫娜。

杜 （神色不變）呵，不是的！要說我愛上了什麼的話，那除非是音樂。

親王 真的麼？

杜 真的，那是事實。我常常詫異世界上既有了像音樂那樣的東西，怎麼人還能夠愛上女人，並且爲了她們把自己弄成十足的可憐虫。在我看來，最可愛的女人也抵不上悲多

汝的一曲朔拿大。

伏 你好像把朔拿大看得比世界上隨便什麼東西都寶貴。杜威，告訴我你究竟爲什麼又進軍隊呢？

杜 那個我也常常覺得奇怪。不過，你知道，我從來不敢妄做一個真正的音樂家。那得要特別有天才才行。我不得不找一種職業；因爲我的父親在軍隊裏混過，我就以爲最好的事還是學他的榜樣了。可是如今我已經決定要辭職來認真弄音樂。我敢說我會弄得不錯的。

伏 你當然會的。

杜 (顯然不耐煩) 尼娜·彼得洛芙娜，我們試試那個調子好麼？

尼 好，我們去吧。(對其餘的人) 你們就坐在這兒聽得咧。

伏 你這意思很好！親王，抽煙麼？(遞過一支紙煙。尼娜和杜威走進屋去。) 杜威這人真有趣，除了音樂他什麼都不歡喜。

親王（心不在焉地）不錯，不錯，他很聰明。

伏 去年關於戰事的謠言正厲害的時候，杜威改變得簡直讓人看見他就難受。他並不是胆小，可是他以為要和他的提琴分離簡直就跟被人弄死一樣。（沉思地）話說到底，人都有他心愛的東西。（提琴調絃的聲音）是的，最親最近的東西。可是，話又說回來，要是有什麼地突然出了事，我們就會把什麼都扔在一旁，馬上衝去殺人或者被人殺。真好笑，是不是？最先去的那一羣人裏一定有杜威。他會扔下他的提琴和別人一起去的。

親王（機械地）是的，真希奇。

（渥耳加和彼得在平台上出現。）

渥 親王在這兒！日安。尼娜和杜威馬上就要奏樂了。我們是來聽的。

彼（喜悅地）我歡喜聽他們演奏。杜威真是個有本事的音樂家。從前我們聯隊裏有個軍官……

渥 (坐在石塔上) 呵! 安靜點, 彼得·伊凡諾維其聽音樂吧。

[屋裏有音樂聲。渥耳加隨着音樂的節拍搖動她的頭。伏拉狄米顯出高興的神氣, 可是親王的臉上却帶着痛苦的表情。服洛狄亞和亞霞從花園轉來靜靜地站着聽。]

彼 很好聽! 那是什麼調子?

渥 呵! 安靜點吧, 彼得·伊凡諾維其別打岔。

[音樂奏到一個高音就打住了。]

衆人 好極了! 好極了! 杜威! 再來一次!

[亞霞和服洛狄亞走近他們。]

亞 多好聽呀! 這是什麼調子? 真美麗! 再來一次! 再來一次! 親愛的尼娜, 真的再奏一次吧!

(跑進去)

渥 你又不戴帽子, 彼得·伊凡諾維其!

彼 請別攪和我, 好不好? 我謝謝你。

渥 對，對，真是！你要是着了涼，該誰服侍你呢？

〔彼得絕望的樣子使其餘的人都笑了起來。〕

伏 我剛才不曉得亞霞在這兒。她真是個可愛的女孩子！尼娜歡喜她得了不得。

渥 誰都歡喜她。

伏 （霎一霎眼）可是服洛狄亞歡喜她比誰都厲害。

渥 那是一件好事。他們會結婚的，那時我們大家都要住在一起，也會更快活些。我們得讓親王也結婚。親王，你應該去找一個可愛的女孩子和她結婚。那末你就可以同你的夫人一塊兒來喝茶了。那多有趣！

親王 （諷刺地）也許太有趣一點！

〔杜戎和尼娜開始演奏，大家都靜不做聲。〕

（幕落）

第二幕

飯廳。食桌上擺着別宴，舞台上方的門通到前室，西多倫科正在那裏忙着捆紮行李。鈴響，西多倫科引進亞霞和舍門諾夫。她摘下帽子，他把外衣掛在釘上。他們走進飯廳。

亞 這兒沒有人！舍尼亞，你知道麼，我們還是在這兒等着好些。目前他們不會十分願意我們去的。

舍 好吧，那末讓我們等着吧。（坐在窗前，點上一根紙烟。）

亞 舍尼亞，你又在抽烟了！你明明知道抽烟對你不好的。

舍 那有什麼關係呢？我抽烟也好，我不抽烟也好，終歸我得死的，日子剩得不多了。

〔亞霞在房裏來回地走，把桌布捲起來的角放平，隨後就望着窗外。〕

舍 亞霞你爲什麼這樣不安靜呢？

亞 這不能怪我。一切都太突然了。

舍 你真這樣想麼？這一切早就可以看出來了。難道你以為德國人把這戰事準備了四十年只是爲了好玩的麼？

亞 不是，我想的不是那方面。要批評那個你比我在行。可是對於我這一切簡直實在是太突然了。我真不懂人怎麼能夠決定去做那樣一個可怕的事！每一家裏不知道要流多少眼淚，要有多少憂愁！這地方上沒有一個人不送走誰的！兵士們整隊走了，又是笑又是唱；軍官們也都顯得十分高興。呵！可是他們中間不曉得有多少是誣定被殺或是受活罪的；一想到這點我的心就碎了。你要曉得，我可憐那些沒有人送的人，我更可憐那些有人送的人。他們中間究竟有多少人會回來呢？每人都有母親，或者妻子小孩。想想看她們一定會有怎樣的感想，她們會焦急成什麼樣子。呵！太可怕了！與其活着看這一切倒不如死了的好！

舍 那得看情形才能定，亞霞。

亞 尼娜真可憐！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也真可憐！他多末盼望着進軍官學校和到彼

得格勒去生活呀！尼娜·彼得洛芙娜從早上直哭到夜晚！

舍 不錯，這真是一種悲慘的玩笑。可是得當心！也許你也會要哭的！

亞 (吃驚) 哭爲什麼我該哭？

舍 你的服洛狄亞也許得不到前線去，會把你留下做個怨女呢？

亞 服洛狄亞並不是軍人。

舍 他會去當志願兵的。像他那末強壯的人爲什麼不應該呢？別的人都得去。

亞 可是你不去。

舍 我倒肯去，不過最糟糕的就是我沒有法子走得比第一個醫院更遠，那可不會有什麼

大用處。可是你爲什麼這樣不安靜呢？

亞 (激動地) 呵，那是不會的！你不過那樣說說來吓唬我吧了。

舍 我並不是說着來吓唬你的。他昨兒晚上和我提起這事。我覺得他做得對。你瞧，就連杜

威都肯去。

亞 杜威做什麼我管他幹麼？

舍 看你！你們大家都是一樣的：和你本人沒有妨礙的時候都是裝滿了英雄的思想。我只可憐杜威，只他一個人就抵得過所有的像你那服洛狄亞的人們。要是杜威被殺，那才真正可惜咧。

亞 你是說你不關心別的人麼？

舍 那得看情形而定。舉個例吧，我絕對不可憐服洛狄亞。

亞 (生氣) 你真好意思，舍尼亞！

舍 我爲什麼不好意思呢？只有你一個人才把他看得寶貴得了不得。至于其餘的人，要是世界上少了一個服洛狄亞，這算不得是個大損失。

亞 難道他不是你的朋友麼？

舍 我沒有朋友。

亞 那你更倒霉!

舍 也許。可是請你平心靜氣來想想看。假如你的服洛狄亞留在家裏，考試及了格，做了算學教員，娶了你，你又有了小孩。那事的本身就是個苦惱。如果生來就只爲過那種生活，那又何必生呢?

亞 生來就只是爲了打仗被殺或是變成殘廢難道又值得麼?

舍 哦! 你也許會跌在電車底下呀。可是無論如何，前線總有的是生活，有的是戰爭。不錯，我應該一心一意地勸他去。

亞 (氣得發抖) 是了，我明白了! 你會去提醒他。你這個人真壞!

舍 爲什麼壞呢? 勸人去爲祖國打仗是壞麼?

亞 我並不是指那個說……可是你…… (她用雙手遮着臉走出飯廳。)

舍 站住，亞霞，站住! 好吧，隨你的便! (聳聳肩，隨後又把紙烟頭在烟灰盤裏揉碎。) 不錯，事情就是這樣。(向西多倫科) 你也去麼，西多倫科?

西 是的，先生。

舍 你不會害怕吧？

西 哎，自然囉，這是可怕的事。可是我倒更替家裏担心，先生。

舍 什麼家？

西 我自己的家，先生。我有個妻子在村裏。那個傻女人什麼事也不做，就是成天哭。這自然很慘，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？要是上帝願意，我們會平安回來的。也許事情從遠處看起來總要比實在的情形壞得多。等我們走到跟前，我們就會明白了。

〔鈴響起來。西多倫科引進杜威，他穿着制服，提着小提琴匣子一直走進飯廳。〕

杜 啊！日安，舍門·尼可拉維其！你也來送我們走麼？（他們握手。）很好！我正恐怕我沒有機會向你告別呢。

舍 這樣說來，你是真要去了？

杜 （把小提琴匣放在屋角的椅上）沒有別的法子可想。我不能不去！

舍 可是你當初不是願意脫離軍隊麼？

杜 啊！不錯；可是現在太晚了。這實在是命該如此！並且，在人人都從軍的時候，要是我坐在家裏拉提琴，那真是太丟臉了。既然我們一定得死，還是讓我們死在一起吧。

舍 你的音樂又怎樣呢？

杜 (嘆口氣) 啊！我只好把牠放棄了。我已經提琴帶了來，我要請尼娜·彼得洛芙娜給我保管一直到……這琴很好，很值錢。也許我不會打殺的。

舍 你不會打死的。

杜 唉，我們要能活得長久我們就會知道的。即使我打死了，又有什麼要緊呢？不過少了一個壞的提琴家罷了。人只能死一次的。我一定得好好保護我的提琴。要是把牠弄丟了或是弄壞了，那才真正可惜呢。

舍 用不着担心你的提琴。我們會替你保管的。

杜 謝謝。我知道牠在尼娜·彼得洛芙娜手裏一定不至於出事的。她自己就愛好音樂，並

且她自來就待我很好。

〔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走進來。他身穿制服，臉上帶出苦惱憂愁的神氣。他只和杜威握手，忘記了他還不曾看見過舍門諾夫。〕

伏 杜威，你好？我派人找你去，可是你已經出去了。

杜 是的，我在城裏跑來跑去，料理我的事情。謝天謝地，如今一切全解決了。柯堪諾夫斯基買了我的鋼琴，我只剩下一只提琴了。

伏 (心不在焉地) 是的，是的，提琴。(向提琴匣子走去) 今天教堂裏的人真多！

舍 早安，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。

伏 呵！對不起，我沒有看見你在這兒，你來了，我很高興。你真客氣。可是我們都呆在這兒做什麼呢？我們到客廳去吧。大家都在那兒，親王也在那兒。

杜 呵！親王也在麼？

伏 (急忙接嘴說) 是的，是的，他來給我們送行的。諸位，我們去吧。(凄然一笑) 還是帶着你

的提琴麼，杜威？

杜 是的，我要請求尼娜·彼得洛芙娜替我保管。你知道，這琴很好——很值錢呢。真可

惜……

伏 (心不在焉地) 不錯，不錯，真可惜。現在讓我們去吧。

(他急忙走出去。其餘的人隨着他。過了一會，卡夏帶了紅酒和啤酒進來放在桌上。亞霞和服洛伏亞迅速
地走進。他們看見卡夏就突然站住。

服 卡夏，你走開一會兒好不好？

卡 好的，少爺。(她出去的時候對西多倫科低聲說了一句話，他也跟着她走出去。)

服 (望着她走) 亞霞，我真急于要和你談談。你是女人，自然你不了解男人對於這一切的感覺是什麼，你不明白別人都去自己却呆在家裏是多丟臉的事。

亞 (忍住眼淚) 並不是人人都去。舍尼亞不去，親王也不去……

服 舍尼亞麼？舍尼亞有病。至于親王……哼，他只是個吃得好的動物，他把他的戀愛看得

比什麼都重。亞霞，你不願意把我留住吧？

亞 (眼淚汪汪地) 我還留得住你！

服 你看，又哭了麼？亞霞，你真是個特別的女孩子！事情都還沒有定規。也許結果我還是不會去的，我不過這樣想想吧了。

亞 (不相信) 啊！你故意這樣說來安慰我的，可是我覺得…… (抽泣起來。)

服 多不好意思，亞霞！我還沒有決定，我說的是真話。

亞 (半帶希望地) 果然是真話麼？

服 自然是真話！看在上天的面上，千萬別哭咧！就是這樣，事情已經夠壞的了。

亞 好吧，我不再哭了。(帶着眼淚微微一笑) 這都是舍尼亞的錯處。他吓唬我。我知道我太傻了，請你不用生氣！

服 我怎麼會生你的氣呢！

亞 我馬上就會好了。(笑起來) 我真傻！

服 不是傻，是可愛。（把她的雙手放在他自己肩上）亞霞，假使我上前線去，你肯嫁給我麼？

〔亞霞愛憐地望望他，突然吻他一下就跑開了。〕

服 亞霞！

〔亞霞在跑出去的時候碰上了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。〕

渥 亞霞，你到哪兒去？馬上就要吃飯了。不要走。我們的人要打仗去。這是很不幸的，是不是？

亞 （狼狽地）是的，我就轉來（下場）。

〔服洛狄亞靠窗坐下，點上紙烟，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走到他的面前，愛憐地摸撫着他的手。〕

渥 呵，服洛狄亞，服洛狄亞！告訴我這次爲什麼要打仗呢！我們大家都過得多快活，多平安，

可是如今突然……我真替尼娜難受，可憐的人。（服洛狄亞親她的手）不過也許不

會出什麼事……

服 媽，您這話是什麼意思？仗已經打起來了。

渥 是的，我知道；可是也許會成立一種協定的。他們也許會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說：『我們

真是傻子！』然後就各人走各人的路。

服 (笑起來) 媽，他們不會那樣做的。

渥 照我看來，他們只應該向着對方吐吐舌頭做做鬼臉。就各自回家。

服 媽，他們解決事情不能像那樣簡單。

渥 依我說，越簡單越好！

服 可是那樣對於我們也不會有什麼幫助。告訴我，媽，您肯讓我去麼？

渥 去到哪兒去？

服 到前線去。

渥 你說的什麼？你以為我們會有讓你到那兒去的時候麼？

服 那末我只好自己去了。

渥 (生氣) 不許說那樣的胡話！事到如今我已經夠傷心的了。你總是想出些可笑的念頭。

●原文作「彈指頭」係表示輕蔑之意——譯者

我要告訴亞霞，她會給你一場好罵。

〔服洛狄亞立刻笑起來。〕

渥 他還笑咧！說出那樣的廢話還覺得好笑！彼得·伊凡諾維其也是一樣。他說假使他年青些，他也要去的。你們大家都瘋了！去告訴他們飯好了。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馬上就要動身，他要是不着急，那就只有餓着走了。

〔服洛狄亞走出去，隨後又同着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，親王，杜威，舍門諾夫等一起進來。〕

渥 大家都請坐！請坐！杜威，我的孩子，你歡喜的炸肉片我已經給你預備了，吃個飽吧。在哪兒不會有人給你做肉片，那時你就會想起我來的。

杜 即使沒有炸肉片來提醒我，我也永遠不會忘記您的。

渥 尼娜和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在什麼地方？

舍 他們馬上就會來的。

渥 請坐下用飯吧。親王，你歡喜喝點伏得加酒麼？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！（提醒他他應該喝

點。坐下吧，親愛的！（這是對尼娜說的，她正和伏拉狄米走進來。）

彼（勸酒）喝點酒麼，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？杜威要喝點麼？

杜 好的。

（亞薇靜悄悄地走進來坐在離開服洛伏亞稍遠的位子上，躲避着他的眼光。）

渥 喝吧，諸位在動身前都得喝酒，不然會着涼的。並且路也很遠呀。

親王（向杜威）你騎馬去麼？

杜 是的，騎到車站。

親王 趕哪一趟車？

杜 據說是六點鐘開，不過我們却不敢說一定。

親王（設法找話說）真希奇得很！這樣大的地方，總是擠滿了兵士，可是我們却沒有鐵路！這樣的事只有在我們的國度才會有。

舍 我知道一個有十萬居民的城市，可是最近的火車站却在八十里（俄里）以外。這種事

真是有的。

彼 我們的鐵路明年就要動手造了。工程師們已經把圖樣打好了。可是在一八七七年我們開到邊境的時候……

渥 哦，我們都聽過了！

彼 真奇怪！我不許說……

〔尼娜哭了起來，讓伏拉狄米非常難受。〕

渥 親愛的，不要這樣忍不住了！你只會讓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苦惱的。

尼 (急遽地) 沒有事！只是我的神經過敏！(歇斯迭里地笑) 想起來，這一切都真滑稽！

〔大家都裝着不注意她，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顯得比以前更沮喪。〕

渥 (焦急地對尼娜說) 尼娜，我去給你拿點藥來好麼？

尼 (驚起) 爲什麼呢？您以爲我是歇斯迭里的麼？哦，不是的，我不過突然想起這一切都是多末可笑吧了。(向杜威) 杜威，你的提琴呢？

杜 我正打算求你……

尼 (不聽他的話)這一切是個多大的喜劇,你們沒有看出麼?在某地方有個威廉,有個德國。你從來沒有看見過德國,是不是?杜威我也沒有看見過。可是我們大家都在這兒笑,都在告辭,都在拆散我們的生活。杜威會去打仗!這豈不是個大笑話麼?杜威,你願意去麼?

杜 這並不是我願不願意去的問題,尼娜·彼得洛芙娜。別人都去。

尼 別人!別人又和你有什麼關係呢?

渥 你真應該吃點藥才是,尼娜。要我去拿麼?

尼 (激動地)呵!看在天的面上,請您別攪和我吧,媽!我正要说……

渥 (流淚)尼娜,親愛的!

尼 (把她推開)我要過我的生活!我並不予涉別人。我的一生也許不重要,可是我不願意讓人把牠弄壞了。聽見了沒有?我不願意讓人把牠弄壞了!

渥 (拍拍她的頭)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，尼娜。並不只是你。大家都得一樣地受苦。

尼 可是那並不是我的錯處，那是他們自己的責任。我不願意把我的一生爲別人犧牲。

彼 (語氣意外地堅強) 只有那些自己沒有祖國的人才說那樣的話，尼娜。

渥 安靜點吧，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！不要打攪她！難道你看不出來……

彼 (不理睬她) 只有俄國的敵人才說那樣的話！(用拳頭打擊桌子) 在這種時候，我們

沒有權利來談論我們的生命，也沒有權利來爭辯。

渥 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！

彼 (繼續說下去) 我們的天職只是去就死，用不着躊躇。我已經老了，可是，如果是必要的話，我也會一聲不響地前去，因爲需要我的生命來幫助俄國。和俄國的命運比起來，你算得什麼？我不准在我家裏說這類的話！

渥 (大聲叫) 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！

尼 (抽泣着) 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親愛的爸爸！

渥 呵！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！難道你看不出……

彼得 得啦！得啦！我不過說在這種時候，在俄國正遭受着……

渥 呵！別說了吧，好不好？親愛的尼娜，別那樣哭了！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！

尼 我馬上就會好的。不用理我。一會兒就會過去的。（接着就是一個長時間令人抑鬱不歡的沉默。）

舍 （向杜威）你要喝點啤酒麼，杜威？

杜 好的。

渥 也許有人想喝茶吧。茶壺已經預備好了。親王，要喝茶麼？

親王 我不想喝，謝謝。

〔又是沉默。尼娜急速地離開飯廳。大家都望着她走出去。〕

渥 你應該跟她去，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！去吧，這才是好孩子。

伏 是，我去。諸位，少陪。

舍請便。

〔伏拉狄米走出去。〕

親王 真的，對於那些有近親的人實在太難受了……

杜 我倒很好。除了我的提琴，我什麼人也沒有。如果我打死了，提琴自己不會演奏的！〔笑〕

舍 〔譏刺地〕那倒是真的！

西 〔在門口〕老爺，伍長來說司令已經到了。

杜 已經到了？〔站起來，又看錶〕是的，時候到了。我們晚了……我一定得走了。〔大家都

驚惶地站起來。〕是的，我們該動身了。〔裝出不在乎的樣子。〕是的……哎，別了，渥耳

加·彼得洛芙娜。您一响待我真好，我實在感激得很。

渥 〔流着淚吻他的前額〕別了，孩子，別了！希望你平安地回來。

杜 〔打起精神〕爲什麼不呢？並不是人人都會打死的。別了，彼得·伊凡諾維其。讓我擁抱

您吧。您知道，我們彼此也許不會再見着了！〔擁抱他。〕

彼 不許說那樣的話！不許說『別了』說『再會』

杜 好吧，那末再會吧！什麼事都是可能的。喂，服洛狄亞，你要去送我們麼？很好！別了，親王！好好保重吧！……尼娜呢？啊！她還有別的事，請替我問候她，並且謝謝她一切的好意。也許她有時會想起來我們總常常在一塊兒奏音樂的事。我真願意求她替我保管我的提琴。這琴好極了——很值錢呢。

渥 用不着担心你的提琴，孩子！我們會當心保管的。並且你也會回轉來的！到了那時你和尼娜不知道又會和奏多少好聽的調子給我們聽呢！

杜 (淒然一笑) 那我可不知道。我的音樂算是完了。唉，沒有關係……我還沒有向你告別。
亞力山得拉·伊凡諾芙娜……上帝保佑你！(亞霞哭着，沒有回答。) 噫，我還想說什麼話來？不要緊！諸位，告別了；有時想想我吧。

衆人 別了。再會！祝你平安！

杜 (突然在門口站住，忸忸地微微一笑) 我……諸位不會見笑，可是……我只要再看

一眼……（打開提琴匣子，可是馬上就砰的一聲把牠關上。）不，我真有點傻……別了，謝謝。

〔他急忙走出去，大家都跟着他。屋裏空着。外面傳來告別的聲音。門砰的一聲關上，隨後就是寂靜。西多倫科一人在前室，過了一會伏拉狄米走進，西多倫科立刻把他的軍裝遞給他。他向門走去，隨後又站住，轉身回到飯廳。尼娜跑到他的身邊，靜靜地抱住他的頭頭，沒有哭。〕

伏
尼娜！寶貝！我的小尼娜！（他摸撫她的頭，又吻她的頭髮。亞霞靜靜地走進來。）亞霞，請幫幫忙！照應照應我的小尼娜！

〔伏拉狄米把尼娜讓亞霞扶着，便跑出去。尼娜發出一聲尖銳的叫聲，打算跟他出去，可是却倒在亞霞和西多倫科的手臂裏。〕

（幕落）

第 三 幕

兩月後的一個晚上，還是在那間飯廳裏。燈已點着，俄式茶壺放在桌上，渥耳加坐在桌後，彼得坐桌子的另一端看報，身旁放着他那特別的大杯子。亞霞正在給一男孩和一女孩倒茶，他們是死在戰場的軍官的兒女。舍門諾夫坐在旁邊一張小桌前面，正在抽煙，壁上掛着戰事地圖，圖上插着各種顏色的小旗。

亞 你還要再喝點茶麼，恰尼亞？
松 要的。

亞 可利亞，你不應該用調羹喝茶。規規矩矩地喝吧。你要我給你把茶倒在茶碟裏麼？要我倒就說吧。

渥 恰尼亞，你的媽媽好麼？
松 她很好，謝謝您。

可 (愉快地)媽媽總是哭!她的眼睛都是紅的,紅得像龍蝦的眼睛。

亞 (微笑)龍蝦的眼睛是紅的麼?

可 喂,那是什麼顏色呢?

亞 黑的。

可 黑的?為什麼是黑的呢?

亞 因為上帝給牠黑眼睛。

可 上帝為什麼給牠黑眼睛呢?

亞 因為上帝願意。

可 願意?

亞 不錯。

可 可是我們的蘇石加是黃眼睛,就像小貓的一樣!

亞 得了!喝茶吧。松尼亞,小寶寶,你要菓醬麼?

松
要的。

〔稍停。〕

渥 服洛狄亞走後如今正好一個月了。可憐的孩子，不曉得他如今在什麼地方？

〔沉默。〕

〔鈴響。舍門諾夫走到前門去把親王引進來。他把大衣脫在前室，隨即走進飯廳。〕

彼 啊！親王，你來了！

〔親王和衆人握手，松尼亞對他行屈膝禮。〕

親王 我無聊得很，不曉得幹什麼才好。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，我希你不討厭我。

渥 爲什麼我們會討厭你呢？我們總是歡喜見你的。並且你在這兒的時候還可以讓尼娜

高興一點。她焦急得什麼似的，真可憐！

親王 尼娜·彼得洛芙娜怎麼樣了？

渥 呵，她不肯吃東西，她什麼事也不做，只是發愁。親王，你喝茶麼？

親王 好的，謝謝。（接過杯子。）外面又冷又有霧。整個地方都像是死的。嗯，有什麼消息麼？

屋 兩天前我們接到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的一封信，可是我們有兩星期沒有服洛狄亞的消息了。以前他總是每天一封信，如今我們却得不到一點他的消息。亞霞簡直變得失魂落魄的。我也生怕他會出了什麼事。你知道，着涼是太容易了。彼得·伊凡諾維其每天看報，我可害怕得連望也不敢望牠一眼。那一些打死了的，受傷的，和迷失的人名單！望起來夠多嚇人呀！

親王 我以為要是他出了事，你一定會得着消息的。收不到信不算希奇，想想……

彼 他沒有什麼事情要告訴我們，那就是他不寫信的緣故。這是沒有辦法的。他們得做正經事，他們沒有工夫來說廢話。

渥 是的，是的，我明白，可是……不過……可憐的亞新加（亞霞的暱稱）却覺得十分難受。我並不是說我自己。我真替他們難受。至于彼得·伊凡諾維其呢，雖然他裝得那樣勇敢，可是我告訴你，他却睡不着，整夜走來走去。

彼 (生氣) 我得了失眠症, 所以睡不着。每年這個時候我總這樣。你知道得清清楚楚的。
渥 別瞎說了! 失眠症, 才怪咧!

(寂靜了一會。)

親王 (向亞霞) 亞力山得拉·伊凡諾芙娜, 你還是照料小孩們麼?

亞 是的。

渥 是的; 可是她却應該想着她自己的小孩了! 真的, 這事多不合理呀! 結了婚馬上就分開!
你也不算妻子, 也不算寡婦。還會有更荒謬的事麼?

亞 主意是我出的, 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。

(沉默。)

可 (高聲地) 他們打仗把我的爸爸打死了! 德國人打死的!

親王 (吃驚) 什麼?

亞 喝茶吧, 可利亞。快冷了。

可 我在喝呀。

亞 那就喝吧，可利亞。

〔大衆都不做聲。尼娜靜悄悄地走進來。〕

尼 親王，我不知道你來了。媽，您怎麼不告訴我呢？

親王 我剛剛來。

尼 〔坐在他的對面〕這日子真是又長又無聊！

渥 不用老想着牠，那牠就不會顯得太長了。

尼 〔有氣無力地笑了一笑〕我倒願意不想，可是總不由自主地就想起來了。

〔沉默。〕

親王 對不起，我來傳播一個壞消息。杜威的屍體今天到了車站了。

〔衆人都抬起頭來。渥耳加擦她的眼睛。彼得冷酷地瞪着眼睛看報。沉默。〕

尼 可憐的杜威！如今他的音樂全完了。你還記得麼，他總說要脫離軍隊到彼得格勒去研

究去？

親王 看起來好像是命運在和他作對。

舍 (生氣) 命運和這事有什麼關係呢？不是命運，是一個可恥的錯誤。

親王 是的，自然囉……

〔沉默。〕

渥 亞霞，你記得他最後還要把他的提琴再看一次麼？他說，『如果我打死了，牠不會自己演奏的。』(抽泣起來。) 呵！我的上帝呀！如今這世界上出的事都是多末可怕！

舍 全是又傻又殘酷的事！

〔沉寂。〕

尼 杜威打死了的消息我們在上星期聽見的。我們好像不能了解「死」這個字的意思，一直等到他那躺在棺材裏的屍身到了車站的消息傳來，我們才懂了。他不知道——他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大家都在這兒想念他！戰爭真是太可怕了！

親王 可怕，不錯的；可是牠也有一種悲慘的美。我有點羨慕戰爭。

舍 (低聲) 真是個值得羨慕的好東西！

亞 (阻止他) 舍尼亞！

親王 (沒有聽見) 你說什麼？

舍 哦，沒有什麼……

親王 (接着說下去) 我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呢？簡直不是生活，只是永遠的苦刑，只是活着吧了。我們那些細微的利益和苦惱，我們那些日常平凡的行為算得什麼呢？可是在戰場上和死對着面，一切瑣碎的事情都不見了。人變成他本來應該做的人，他是偉大理想的悲慘代表。

舍 (低聲) 妙極了！

[亞設對他搖頭。]

親王 這話聽起來也許有點奇怪，可是我確實羨慕在前線的人們，在那兒有的是爭鬥，激

動，生活！

尼

你說你羨慕他們，可是我却爲他們心痛。他們受餓，受凍，遍身沾泥，隨時可死，不斷地受苦！他們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呀！並不是生活，簡直是污濁的苦刑。再想想那些打死的，受傷的，和那些孤兒寡婦！他們所有的災禍都是由於一個人的任性引起來的！這是多末窮兇極惡的事！那種屠殺實在讓我不寒而慄！（稍停）呵，上帝，這多難忍受呀！我不知道，也許因爲我太傻的緣故，可是最初我就做戰時工作，做傷兵用的東西。我盡力地做。有一天我忽然覺得這並沒有佔去我的全部時間，也沒有使我忘掉了我自己的苦惱。如今我就要去做看護去，因爲這兒不久就要設立醫院了。我要去試試看，不過不知道我的神經受得了不？我以後就這樣改來改去：先做這樣，再做那樣。我對誰都沒有好處，什麼都不會做。最糟糕的就是信也真少，在路上又得走那些日子。等到這些信真正寄到了，也就不值什麼了。你看見那熟習的字蹟，可是你發現信却是好多個星期以前寄的！也許……（她的聲音戰抖起來）

彼 這種話是卑怯的。我不要聽。俄國軍官的妻子不應該有這樣的想法。

尼 (勉強一笑) 親愛的爸爸，我不是軍官的妻子。我只是妻子，一個平常的女人，在她看起來她所愛的人就是——一切。

彼 是的，是的，可是我以為……

渥 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！

彼 老是這一套話我真再也受不了了！男人在替國家打仗，在盡神聖的責任，而他的妻子所想到的只是怎樣才可以說服他，讓他失掉勇氣和榮譽！她要他回到育兒室來，回到臥室來！

渥 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！

尼 呵！難道我要的就是那樣麼，爸爸？

彼 (站起來，惱怒地搖動他的報) 我可以猜想得到這位太太寫給她的丈夫是哪種的信。可是，讓我告訴你，我要是有了像這樣的太太，我會趕掉她！不錯，我會趕掉她！是的，我一

定會趕掉她！（對渥耳加說）住嘴，別打攪我！我怎樣想就怎樣說！這真讓人惡心！（他走出去）

〔沉默。尼娜悄悄地哭。小孩們顯出害怕的樣子。親王的神氣沮喪。舍門諾夫拚命抽煙。〕

渥（對尼娜）親愛的，不用哭！他就是這個脾氣！你爸爸的爲人你是知道的。實在他比我們誰都着急，他只是那樣說說來給他自己打打氣吧了。

尼是的，我知道，媽。

亞孩子們，你們茶喝完了麼？

松喝完了，謝謝。

亞那很好，我帶你們回家吧。這是該你們睡覺的時候了，你們的媽媽會等急了的。舍尼亞你願意跟我們一起去麼？

舍自然的。

亞喂，孩子們，說再會吧，說了我們就走。

〔孩子向大人告辭。渥耳加吻他們。他們和亞霞，舍門諾夫一同出去。〕

渥 可憐的小寶寶！他們死了爸爸，他們的媽媽又沒有錢。從前他們用的錢都是靠他一人賺的。他們自然會得到一筆撫恤金，可是這和他們的活着却不同了。

親王 爲什麼亞力山得拉·彼得洛芙娜那樣關心他們？

渥 呵！亞霞是個心地仁慈的女孩子，她可憐他們，所以她照料他們。孩子們的媽媽真可憐，她受了那個打擊還沒有恢復過來，成天不做事，只是哭。孩子們常常挨餓。要是亞霞不把他們帶來，他們會撈不着晚飯吃得睡覺了。上帝呀！救我脫離戰爭吧！我敢說我不明白戰爭是怎麼一回事，可是牠絕對不會是個美好的東西！（她走出時摸摸尼娜的頭。）尼娜，別生你爸爸的氣。他老了，他爲你和服洛狄亞兩人担心得了不得。他發脾氣，他胡說一陣子都是爲了這個緣故。你呆在這兒談談吧，我去看看晚飯。

〔她走出去。好半天大家都不說話。鐘敲九下。〕

尼 這夜晚多黑暗可怕呀！我一個人在房裏的時候，所聽見的是怒號的風聲。今天我難

過得簡直不能呼吸了。爲什麼今天這樣事都是這樣可怕呢，親王？

親王 我不知道。你的神經過于緊張了吧，尼娜·彼得洛芙娜。

尼 大概是的。可是你猜想不出這是多糟。你知道，你到這兒來我非常感激你，親王。我成天都是孤獨的。爸爸是什麼樣的人你是知道的。媽媽和亞霞又有她們自己的苦惱。因此我只得獨自一人走來走去就像個瘋婆子，巴不得找個人把我腦子裏的話完全說出來。可是我能對誰說呢？對誰也不行。誰也不知道！誰也不了解！（她把手放在桌上，帶出沮喪的神氣把身體微向前俯。親王輕輕地觸摸她的手。）

親王 你沒有比我更忠誠的朋友了，這是你知道的。

尼（抬起頭把手縮回）是的，我知道。可是我不能和你談這個。

親王 爲什麼不能呢？

尼（凄然微笑）咽，我知道你不歡喜聽我談到……他。雖你不說什麼，可是我知道我說的每一句話對於你都是痛苦的。

親王 那是沒有辦法的事。尼娜·彼得洛芙娜，我不想把事實隱瞞，我愛你。如今你是這樣寂寞，這樣不快活，我更加愛你了。關於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要我同情你，在我這方面自然需要努力才辦得到的，需要極大的努力才辦得的。可是我愛你到了極點，因此我也分擔你的憂愁，並且竭力要忘記了你是為一個對我有防礙的人擔心；說實在的，有時候我真忘記了。你遭受的一切痛苦我都看見了；我要請上帝做見證，要是我能夠辦得到我一定會到那兒去代替他去了！

尼 (伸手給他) 謝謝你，親王！

(他吻了她的手，馬上就把她放了。靜了一會。)

尼 (自言自語) 誰知道呢？也許可能，要是…… (突然打住。)

親王 (急切地) 什麼？你說什麼？要是怎麼樣？

尼 (不看着他) 沒有什麼。(她站起來，走到窗前，望着黑暗處。) 多暗呀！只看得見一個亮人決不會想到天剛黑了不久。這倒更像半夜。

親王 (走近她) 尼娜·彼得洛芙娜, 你剛才要說什麼話?

尼 (嚇了一跳, 可是沒有轉過頭來) 沒有什麼。

親王 (啞聲地) 我懇求你說, 據我看起來……呵! 你不知道你的話對我有多末大的關係!

尼娜·彼得洛芙娜, 說吧!

[尼娜慢慢轉過身來, 但是不做聲。]

親王 (雙手伸着) 我懇求你, 爲了上帝的緣故!

[尼娜帶着神祕的微笑把兩手放在他的肩上, 把他微微拉近些, 對他的兩眼注視一下, 隨即把他推開; 她

用雙手遮住臉, 轉過身去。

尼 我是個極壞極壞的女人。

親王 尼娜·彼得洛芙娜!

尼 (哀求地) 離開我吧, 我求你, 離開我吧! 看在老天的面上, 走開吧! 我不知道我在做些什

麼事, 說些什麼話!

〔稍停。親王注視着尼娜，突然用力把她拉近身邊。〕

親王 那末，你真……你真愛我麼，尼娜？（尼娜並不抗拒，只閉上眼微微地搖搖頭。）不？你不愛我麼？那末這一切是什麼意思呢？

尼 （支吾地）我說的……

親王 什麼？我不明白……

尼 我……

親王 （幾乎是在搖動她）什麼？究竟是什麼？你簡直在折磨我！難道你不愛我麼！

尼 （掙脫，眼裏帶着狂亂的神氣）不！我誰都不愛！我剛才說過我是個極壞極壞的女人！現在讓我告訴你吧，我一心一意愛我的丈夫；我時時刻刻都在惦記他。我不歡喜你，我討厭你，不過……倘使你願意我……

親王 （走上前）尼娜！

〔她恐懼地退到門口。〕

尼 老天在上，親王！

親王 (向着她衝上前去) 爲什麼你又折磨我，又折磨你自己呢？

尼 這不是我的錯。我並不願意這樣做。

親王 (握住她的手腕把她拉近身) 尼娜！

尼 (忿怒地) 你敢放開我！(她跑出去)

「親王動也不動地站了一會，好像發呆似的。等他轉過身來，他看見了舍門諾夫在那裏。舍門諾夫早已不聲不響地走了進來。」

親王 啊！

舍 頭起得不算壞，對不對？

親王 你說的什麼？

舍 哦，沒有什麼？(他坐下拿出一個紙烟盒) 老實說，這事簡直讓人發惡心。不過呢，這也只

是天性……

親王 (抑制自己) 你這是什麼意思!

舍 就是我說的那個意思。

親王 請問那又是什麼呢?

舍 你真關心麼? 好吧, 既然你願意知道……第一, 這位太太年青, 漂亮, 逗人愛。她的丈夫又遠在前線。這一切都是再也明白不過的了。可是, 如果你要問我的話, 你在這齣戲裏扮的角色一點也不討我歡喜!

親王 (整蔑地) 哦, 真的!

舍 不錯, 我再告訴你一點吧, 你扮演的角色決不是個好角色。此刻你臉上的表情決不會讓人猜錯了你的真意。倘使你願意我說, 我會說得更明顯一點。

親王 你說! 我一定要你說個明白!

舍 你愛要什麼隨你的便, 不過, 要是我高興的話, 我只要叫你滾蛋就得了!

親王 (忿怒地走上前) 你敢!

舍 斯文點，斯文點！

親王 我一定要你解釋！

舍 哦！你一定要麼？好吧，她並不愛你，只愛她的丈夫，這是你明明知道的。就因為你是男性，所以一點不討她歡喜。遭了這次拒絕之後，即使你會抓住適當的機會，我也不敢說我會羨慕你。你的地位會比你現在的地位還要卑鄙得多。

親王 （譏刺地）多承教訓。我希望能有機會在別的時間別的地點和你討論討論這件事。
舍 啊哈！挑釁麼？這種笑話最好別說。雖然這是戰爭時期，我也和別人一樣寧願拿我的性命來為更有意義的事冒險。

親王 你拒絕麼？

舍 不錯，我拒絕。我沒有半點意思要跟你決鬥，並且讓我警告你吧，要是你再對我無理取鬧，你要知道我總是隨身帶着自衛武器的。這是戰爭時期，你明白吧！

親王 （嘲笑地）手槍？

舍 不錯，是手槍，而且也是一支極好的手槍。杜威送給我的。（改變他的語調。）所以，只要你攪擾我，我就會像我現在說話這樣，不慌不忙地放一粒子彈打穿你的頭。

親王 那個讓我們走着瞧吧。

舍 對，讓我們瞧吧。

親王 無論怎樣我倒要告訴你，舍門諾夫先生……

〔門鈴響。舍門諾夫走出去，回來時面帶愁容，手裏拿着一封電報。〕

親王 （接着說）我只想說……

舍 得咧，親王，那事我們改時再談吧。這兒有一封電報！（走到門口叫道）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！彼得·伊凡諾維其！怎麼咧？都睡覺了麼？（對親王說）親王，我告訴你吧……

親王 （倨傲地）請問，什麼事？

舍 （不注意他的態度）喂，就是這個事，我不歡喜這封電報。

親王 （立刻站起來）電報？

舍 從前線打來的……打給彼得·伊凡諾維其。我想我們應該先看看。

親王 不錯……可是……

舍 呵！這沒有什麼「可是」！我想拆開牠並不是爲了好奇的緣故，不過假若出了什麼事呢？真要出了事，我們還可以慢慢把消息告訴他們。（他把電報拆開，神氣變得極端嚴重，又把牠遞給親王。）真是不出我所料。（立刻轉過身去。）

親王 （看了電報大驚失色）天呀！我們怎麼辦呢？這是什麼意思？

舍 （依然是背向着親王）意思？他被殺。打死了，就是這樣！（他突然轉過身來，搶過電報塞在袋裏。）這一切多不合理！這樣站在那兒有什麼好處呢？去告訴尼娜·彼得洛芙娜！她會把這件事辦理得比我們好。亞霞我會去告訴。你爲什麼不去呢？

〔親王走出去。〕

舍 可憐的服洛狄亞！這一切都該死！

〔他站在舞台中央，陷在沉思裏。外面傳來一聲尖銳的叫聲。親王慌忙地走進。〕

親王 她偷聽見了！

舍 誰？
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麼？

親王 是的。我告訴尼娜的時候她偷聽見了！我們去請個醫生吧。

舍 醫生能幹什麼？
亞霞馬上就要來了。

〔外面有尖銳的叫聲。渥耳加披頭散髮地跑進來，尼娜跟在後面，設法安慰她。〕

尼 媽媽，最親愛的媽媽！爲了上天的緣故……

渥 (瘋狂地) 在哪兒……哪兒不是真的！打死了麼？
服洛狄亞打死了麼？不是真的！(昏倒。)

尼娜和親王把她放在椅上。尼娜一邊哭，一邊愛撫着她的母親。

尼 媽媽親愛的！別這樣，別這樣！安靜些吧！別這樣忍不住！

〔彼得·伊凡諾維其迅速地走進。他穿着穩定的步子走近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，臉上帶出無動于中的〕

表情。

彼 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！

渥 (癡癡地抓住她的手) 彼得·伊凡諾維其! 這不是真的! 這不是真的! 服洛狄亞打死

了麼? 彼得·伊凡諾維其! (抱住他的頭, 可是馬上把他推開, 又從尼娜手中掙脫。) 這不是真的! 這不會是真的! 別攪我! (跑到角落裏去, 跪下, 急忙在身上畫十字, 又用前額在地板上碰。) 上帝呀! 上帝呀!

[彼得·伊凡諾維其倒在桌前一把椅子上, 用手遮住臉。亞霞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在門口出現。她看見渥耳加跪着禱告她就站在那裏像生了根似的, 兩手無助地垂在身旁。]

渥

(禱告) 他們殺了我的小寶貝服洛狄亞! 我的服洛狄亞! 呵, 上帝呀, 救我吧! 救我吧, 主呵!
 (看見亞霞) 亞霞, 我的亞新加! 我們的小服洛狄亞死了! 他們已經把服洛狄亞殺死了!
 (爬到亞霞面前, 握住她的雙手, 反復地吻牠們) 他們已經把他殺死了! 亞霞, 亞新加! 我們的小服洛狄亞死了! 上帝呀! 上帝呀!

[亞霞張大兩眼, 毫無生氣地站在那裏。尼娜伏在桌上抽泣。舍門諾夫和親王站在旁邊, 眼睛望着地上。彼得·伊凡諾維其坐在桌前, 用手遮住臉。]

(幕落)

第
四
幕

深秋。景同第一幕。葉子慢慢從樹上落下。這小城的房頂和教堂從無葉的樹枝間露出。彼得·伊凡諾維其身穿一套舊制服坐在平台上，頭上的便帽被他拉下蓋住兩耳。他的身旁放着報紙和雪茄烟盒，但是他既不看報，也不抽煙，只是孤零零地坐在那裏傻想。尼娜和親王從房裏走出。尼娜並沒服喪，却穿着漂亮的衣服好像正準備去作愉快的郊遊。她是容光煥發，興高采烈，然而一見彼得·伊凡諾維其臉色就變成嚴肅。

尼 又是一個子，親愛的爸爸，您老那樣（擁抱他）打起精神來吧。您會把自己弄病的。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我們決不會讓他活轉來的。

彼 （精神稍振）不礙事的。我只想在這兒安靜坐一會兒。天氣真好，對不對？我剛看了報，據說沃弗攻下了。你們看見了麼？

親王 (安慰地) 可是服拉狄米·彼得洛維其 (即服洛狄亞) 的死是令人羨慕的。(彼

得·伊凡諾維其帶出驚愕的樣子) 他死得像一個英雄。我覺得這一點應該給您一些安慰, 即使這安慰稍為小一點。有一個在那一仗受傷的軍官對我說過倘使不是服拉狄米·彼得洛維其, 整個聯隊都會消滅了。

彼 (皺眉) 啊哈! 是的……是的……我知道……

親王 (接着說下去) 他說當時的炮火雖然激烈, 服拉狄米·彼得洛維其却一次也不會找過東西掩護, 仍舊坦然地對他的兵士發命令。

彼 (站起來) 是的, 是的, 我知道! 他死得像英雄。我應該誇耀他。服洛狄亞死得像英雄。老朋友, 我知道! 英雄, 英雄! 除了這個沒有別的話好說! 沒有別的話對不起!

(他慌慌張張地走進房去。尼娜和親王望着他走。沉默。)

尼 (低聲) 你別理爸爸。自從服洛狄亞一死他就變得完全孩子氣了。這打擊整個把他毀了。

親王 (凄然) 是的, 我完全明白, 尼娜·彼得洛芙娜。

尼 (坐下) 爸爸不能聽見別人提起服洛狄亞。你知道自從那個可怕的時候起, 他一滴眼淚也不會流過。他連話也不說; 他這樣不做聲比那些最使人傷心的號哭還要可怕。我沒有法告訴你他的樣子讓人看見夠多難受的了。呵, 上帝呀! 這個窮兇極惡的戰事究竟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完結呀? 那些引起這個戰爭, 引起這一切悲愁痛苦的人們不曉得會受罰麼?

親王 會的, 我想他們會的?

尼 在這一切慘事以後究竟還會再有戰事麼? 是不是人還該被屠殺, 還該死呢? 他們究竟會明白, 會了解他們做些什麼事麼?

親王 也許誰知道呢?

尼 昨天晚上舍門諾夫說戰爭是永遠不會停止的, 因為牠並不和人性相反, 却是屬於人人性的。這能夠是真的麼?

親王 那是爭辯的材料。

尼 我不明白這有什麼好爭辯的。他說的話要是確實的，那末人類就應該完全消滅才是。人類沒有生存的權利。

〔親王聳聳肩，沉默了一會。〕

尼 周圍這一切多美麗！這些落葉，這悅目的日光；多末安靜，多末迷人呵！我真快活，親王！媽媽說我忘記了可憐的服洛狄亞，又罵我不替他帶孝。可是難道黑衣服會使他活轉來麼？我想到這可憐的孩子從來沒有不流眼淚的。可是我仍然是快活的。也許我太自私，要不然就是太傻，不過的的確確是快活的。伏拉狄米的電報到的時候，我幾乎要瘋了！我直要跳舞，要唱……

親王 (陰鬱地) 我敢說你真是那樣。不過，你來把這些話告訴我不是太殘忍一點？

尼 是的，是的！原諒我吧，親王！我太快活我簡直忘了。請原諒我吧！(把手伸給他。)

親王 (不握她的手) 我沒有生氣的權利，也用不着我原諒。是我自己把我塞到你的生活

裏來的。我不能希望你把我當成什麼。

尼（淒然地微笑）你爲什麼說那樣的話呢，親王？你知道得清清楚楚我是非常歡喜你的。

親王（尖刻地）謝謝你。那真好玩……不過那不是我要的。

尼（淒然）可是我該怎麼辦呢？

親王 不怎麼辦。我們用不着討論那個。現在我要對你說的話就是：在以前一切都還是說不一定的時候，我覺得我不應該離開你。我以爲我也許對你有點用處。你要是知道在你困難的時候你身邊有一個肯爲你犧牲一切的人，那也許是給你點安慰……

尼（低聲）對於這一點我是極端感謝你的，親王！

親王（接着說下去）可是如今情形却不同了。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就要回家來了。他受的傷一定不重，因爲他不提起牠。因此我覺得如今我留在這兒沒有用處了；說實在的，無論對你對他都是多餘的。

尼（淒然）那末你要離開這兒麼？

親王 不錯，今兒晚上我要動身到莫斯科去……也許我永遠不會再見着你了。

尼 (停了一停) 是的……嗯，也許你是對的。也許你還是走了的好。

親王 (忿然) 難道你要對我說的告別的話就是這兩句麼？

尼 (做一個無法可想的手勢) 我能說什麼別的話呢？

親王 聽着！告訴我，尼娜！讓我叫你尼娜吧。這是最初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雖然在我的心裏我總是這樣叫你……

(尼娜低着頭，把兩手一會兒合上，一會兒放開。)

親王 (繼續說下去) 告訴我，如今……告訴我，你對我究竟有過別種的感情沒有？別讓我這問題驚了你。我只是問問吧了。倘使我能帶走一個印象，覺得破壞我這一生的僅僅是命運，我在你的一生裏所扮演的並不完全是個可笑的角色，那末我和你分手的時候也可以好受一點。別太狠了！(胆怯地笑。)

尼 我不知道！我不會說……

親王 你是說……

尼 (毅然地)聽着,親王!你幫了我那許多的忙,我十分感激你,我要……(猶豫起來)是的,我要對你說真話。有的時候我是愛你的!

親王 尼娜!(他握住她的手。)

尼 (把手縮回)不過那些是我把持不住的時候,是我感到孤獨難受,以為我永不會再見着伏拉狄米的時候。我只是個女人,親王,「一個平常的女人」就像你從前說過的,你該記得吧!我不能離開愛情活著……並且……當我想到也許伏拉狄米會打死……我知道這不應該,這是錯的,可是我……

親王 你是說……要是……

尼 (驚惶地望他一眼)親王……你不應該說那樣的話!那只是一種比我堅強的力量……我壞,我知道……不道德,我應該受人輕視……

親王 那也許。可是我愛的是你的本人,如今更愛你了!

尼 (突然立起) 再會吧, 親王! 我們永遠不要再提到這個!

親王 只有一句話, 尼娜! 只有一句話! 你是說倘使你的丈夫打死了, 你……

尼 (稍停, 急忙地) 嗯……是的!

(她轉過身去, 戰抖着。)

親王 啊哈! 人生真是一塌胡塗! 一切都安排得那麼笨拙, 完完全全地靠機會! 在這次戰事

裏成千成萬別的人都打死……

尼 (驚惶地) 親王!

親王 這話有什麼可怕呢? 何況又是真話! 既然今天對於你是極端快樂的東西對於我就

是我的愛情和幸福的墳墓, 爲什麼我還要說謊, 還要做作呢? 你既然有了別人就漠不

關心地不理我, 我爲什麼要裝假呢? 聽着吧, 你担着心仔細看那張死亡人名單, 生怕找

着你丈夫的名字的時候, 我也在找牠呢!

尼 (起反感) 你是說你當真那樣做了麼, 親王? 你怎麼會那樣壞?

親王 戀愛是壞麼？

尼 你敢把這叫做戀愛！你是誰，敢和我講戀愛？

親王 (迷惑地) 尼娜！

尼 我不是你的尼娜！你怎麼敢這樣稱呼我？你愛我！哈哈！你只是想要一個漂亮的女人！你以為像你那樣的人能夠愛誰麼？好好聽着。我從來沒有一分一秒鐘愛過你！現在去吧！聽見了沒有去！(急忙走進房裏去。)

親王 尼娜！

(他大驚失色，動也不動地在那裏站了一會，隨後帶着堅決的神氣向門走去。他遇見亞霞和舍門諾夫。亞霞穿着重孝。舍門諾夫帶着紅十字會的徽章。)

舍 啊！是你，親王！你要走麼？

親王 是的。別了，亞力山得拉·伊凡諾芙娜！

亞 (機械地) 別了。

舍 爲什麼，說別了呢？你要離開這兒麼？

親王 是的；今晚我要動身到莫斯科去。

舍 哦！是麼？！噫，也許這樣最好！

親王 我一定得去。

舍 那末就別了！有時想想我們吧。我們大約不會再見着了。

親王 不會的。

舍 那末就別了！

〔他們握手後各走各的路。親王正要走出去，舍門諾夫止住他。〕

舍 等一等，親王！我先前對你太難堪了。我很高興你有那樣大的意志力和自尊。先前我爲你是個混蛋，可是我看得出來你真是受了許多痛苦。原諒我說這些話，請接受我的好意。

親王 （諷刺地）萬分感激。謝謝你。別了！

〔他們握手。親王走出去。〕

舍 (對着亞霞,她在平台上)亞霞!等一會兒!

亞 什麼事?

舍 哦!你知道的!我們在這兒坐一會兒吧。房裏是多末沉悶,讓人連氣都喘不過來。彼得·伊凡諾維其從不說話;渥耳加·彼得洛夫娜老是流着淚;尼娜却好容易高興得要發痴。她不會歡迎我們的。所以我們還是在這兒坐吧。

亞 好吧。(她從石塔走下來,坐在樹下長凳上)我只想去看看媽媽怎樣……

舍 渥耳加·彼得洛夫娜麼?

亞 是的,媽媽。她不應該一人呆得太久了。

舍 你叫她媽媽,是麼?

亞 是的。

舍 哼!……好……(停了一停)親王要走了!也好!要不是因為這一切太悲慘的話,那真太

招笑了。人生真是一種奇怪的混合物。悲劇和喜劇就擺在一起。整個戲裏就連丑角也有份。

亞 要丑角幹什麼？

舍 (譏笑地) 不錯的，我們不是麼？那簡直是一齣笑劇，對不對？

亞 請你別提那個了，舍門·尼可拉維其。

舍 我並不想提，可是我却忍不住。

亞 這太無聊。

舍 在你是無聊，在我却是非常傷心。我怎麼辦呢？你瞧，親王要走了。嗯，那就是說他們彼此曾經解釋過。可是我們却永遠不能彼此了解。

亞 (頗以為苦) 真的，舍尼亞，我不懂還有什麼可說的！我已經把那事說了又說，可是都沒有用處。

舍 那是你的想法，可是我以為還有話說；也許是最要緊的話。

亞 很好，那就說吧！

舍 不像你想得那樣容易。

亞 那就別說。

舍 真該死！你用不着像那樣把我的話堵住！我說這太狠了，亞力山得拉·伊凡諾芙娜。

亞 那末，說吧。

〔沉默。舍門諾夫咬他的唇脣，瞪着眼睛望亞霞。〕

亞 說吧，怎麼啦？我一定得走了。

舍 稍等一會兒！聽我說，亞霞！

亞 我是在聽。

舍 (決然地) 我知道你非常不快活，我也知道我……咽，我對於你算不了什麼。這只是……

：呵！我說廢話幹什麼？讓我明白告訴你吧。我愛你，我是活不了多長久的了。

亞 你知道麼，舍尼亞，你總是說你要死，我倒不相信起來了。這話你已經說了三年了。

〔她轉過身去。〕

舍 我還沒有死，請讓我道歉吧。這的確不是我的錯。

亞 又是空話！空話！說空話有什麼用處呢？

舍 一樣地有用處。

亞 〈不願意聽〉夠了，舍門·尼可拉維其！

舍 可是……要是我真愛你呢？

亞 哎呀！這一切夠多討厭的！〈生氣〉舍門·尼可拉維其，你已經有一支腳在墳墓裏了，你還要講戀愛！〈站起來〉

舍 〈大怒〉我有一支腳在墳墓裏麼？也許是的，可是你那服洛狄亞老早就躺在墳墓裏了。

亞 〈大叫一聲〉呵！舍尼亞！〈她倒在凳上用手遮住臉。舍門諾夫望着她渾身發抖。〉

舍 亞霞，亞霞！饒恕我！我不是故意……

亞 (起身) 沒有關係? (慢慢朝着房裏走去。舍門諾夫無精打采地跟在後面)

舍 亞霞, 我賭咒我決不是故意說的!

[尼娜在平台上出現。]

尼 哦! 你們在這兒親王呢? 他走了麼?

舍 是的, 他走了。

尼 (聲音裏微微帶着懊悔) 呵! …… 咽, 舍門·尼可拉維其, 你到車站去過麼? (亞霞從她身旁走過) 怎麼啦, 亞霞? 你的樣子多奇怪。出了什麼事麼?

亞 不, 沒有什麼。不過我有點頭痛吧了。(走進房去)

尼 (對舍門諾夫) 那末, 你沒有到車站去過麼?

舍 沒有, 我打電話去問過。車要三點鐘才到。

尼 你不是說兩點鐘麼?

舍 不錯, 行車時刻表上是兩點鐘, 可是站長對我說車要遲到一點鐘。這些日子車總是誤

點的。

尼 你不去麼？

舍 不去。除了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不會有別人。

尼 我應該親自去，可是（微笑）天曉得，要是我去了不知道會出什麼事！我會像個瘋女人！並且不知怎樣，我總覺得他願意在這兒，在家裏見我。這兒不會有人瞪着眼睛看我們的。

舍 （冷冷地）不錯。而且親王答應拿車去靜悄悄地把他接回來。

尼 呵！親王說……

舍 是的，他說他要親自把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接回來。

尼 他的心腸真好！他的確是個好人，對不對，舍門·尼可拉維其？

舍 誰？親王麼？呵！是的……他並不是忘恩負義的。你要呆在這兒等他們轉來麼？

尼 是的，我不能夠……（假笑）我害怕。

舍 怕什麼？

尼 哦，我怕，假使我突然……他的傷……

舍 有什麼可怕的？從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信上的話看來，他一切都順利，那就是說，他的傷是無關緊要的。如果嚴重的話，他早就會透點消息給你，讓你打算打算了。

尼 (微笑) 我知道傷是不要緊的，不過……不知道爲什麼，我可害怕……

舍 呵，好吧，既然你那樣想法，你還是呆在這兒的好。

尼 (坐在欄杆上) 坐一會兒吧，舍門·尼可拉維其。說不清楚爲了什麼緣故，一個人呆住我簡直忍受不了。亞霞此刻正在照料媽媽。

舍 好吧，我就坐在這兒。(對着尼娜坐下)

尼 (沉思地) 我們大家好像又聚在一起了，對不對？

舍 不是全體。

尼 不，不是全體。可憐的服洛狄亞！可憐的杜威！我自己是很快活，不過我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覺得不應該這樣。想到媽媽，亞霞，和爸爸却不由得我不悲傷。

舍 不錯，你很幸運。

尼 可是伏拉狄米究竟受了傷。

舍 受了傷，不錯的；可是創傷可以治好的，說實在的，那倒是一種利益，要不然，日子長了他也許會打死的。在他那方面說來，受了傷就算完結了。如果他再要回到前線去，他們大約不會要他的。而且到了那時，戰事也會了結，你們也能安安靜靜一塊兒過活了。他既然是個得着聖喬治勳章的勇士，一定無疑可以得志的。將來你們會到彼得格勒去住的。我可不慣那個新名字。

尼 (微笑) 我不答應他回到前線去。讓別人去吧。他已經盡了他的本分了。

舍 是的，而且還盡得十分光榮。

尼 (得意) 呵！舍門·尼可拉維其，你真不知道我是多末，多末地快活！

舍 (同情地) 但願你永遠如此！

●彼得格勒本名聖彼得堡。譯者。

尼 (煩惱地) 媽媽因為我不穿喪服生了氣。這並不是我忘記了可憐的服洛狄亞, 不過在今天, 實在不能穿衣服像我這樣地高興法, 我怎麼能夠突然戴上黑紗呢!

舍 就戴上也沒有什麼好處?

〔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在平台上出現。她的身體彎曲着, 臉上帶着皺紋, 頭髮也全白了。亞夏跟在後面。〕

尼 媽媽來了!

渥 (陰鬱地) 日安, 舍門·尼可拉維其。你真好, 不忘記我們。(坐在最高一級石階上。) 像

尼娜呀, 她已經把可憐的小服洛狄亞忘了! 把他忘記了!

尼 (躁急地) 媽媽, 我並沒有忘記他! 您不明白……

渥 不錯的, 不錯的, 你已經把他忘記了! 用不着說你沒有忘記!

尼 (生氣) 好吧, 那末我就去穿上黑衣服吧。您還有什麼事要我做呢?

亞 尼娜!

尼 天呀, 我究竟怎麼辦呢? 整天都是那一套! (轉過身去。渥耳加怒目望着她又搖搖頭。)

舍 (改變題目)您今天覺得好些麼,渥耳加·彼得洛芙娜?

渥 好些?我還會好些麼?而且好不好又有什麼關係呢?我的小服洛狄亞已經死了。(抽泣起來)

亞 (坐在她的身旁)別哭了,親愛的媽媽!

渥 (摸撫着亞霞的頭髮)我還有我的小亞新加!她沒有忘記小服洛狄亞!我們兩人要任在一起,對不對?可憐的小寡婦!(沉寂)

舍 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快來了。

渥 (眼裏閃着兇光)啊!是的!他要來了。很好。可是小服洛狄亞不來!我們的服洛狄亞寶貝,他不來!你們記得麼,你們叫他們大服洛狄亞,小服洛狄亞? ● 噯如,今大服洛狄亞要回家來,可是再也不會有小服洛狄亞回來找我們了!(亞霞哭起來)

尼 媽,您爲什麼總是這樣讓她難過呢?

● 服洛狄亞爲伏拉狄米之贈稱——譯者。

渥 我並沒有讓她難過。我讓你難過了麼，亞新加？

亞 (竭力止住眼淚) 沒有，沒有，媽媽！

渥 哦，是的！大服洛狄亞要回家來了。

尼 (聳聳肩) 媽，您那樣說就好像他沒有打死您倒不高興似的！

渥 (稍停) 用不着生氣，尼娜。我忘記不了服洛狄亞！

尼 我們也忘記不了呀，親愛的媽媽。

渥 不，你不一樣。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就要回來，你不久就會安心了。你們兩人都年青，活着的日子還長；可是我和彼得·伊凡諾維其就只有一樣東西剩下——只有死！

尼 媽，難道我就不算是您的女兒麼？

渥 (不理她，低聲說) 他們把我的服洛狄亞殺死了。他們把他殺死了。

卡 (在門口) 桌子要擺好麼，太太？

尼 (立刻站起來) 當然的。現在兩點鐘了。一切都讓我去照料吧，媽。

渥 (機械地) 好，去吧，去吧！(尼娜同着卡夏出去) 尼娜跟我生氣，她不需要我了！

亞 呵，媽媽，您不該說那樣的話！

渥 嗯，我還能說什麼別的話呢？她的年紀青，我只使她痛苦。

亞 哦！可是她還是和以前一樣非常愛您。

渥 不錯，我知道她愛我。可是沒有誰會像服洛狄亞那樣愛我的。

亞 媽媽，我呢？

渥 你是個好心的小寶寶。不過你不是我們家裏的人。你會忘記了服洛狄亞再嫁人的。

亞 不，我決不做那樣的事！

渥 (搖頭) 只有上帝才知道，亞新加！只有上帝才知道！

〔遠遠的汽車喇叭聲。〕

舍 (起身) 哈囉！他們已經到了麼？

亞 我說不準！你以為是那輛車麼？

〔他們走下石塔。〕

亞 不錯，是他們那兒不是西多倫科麼？尼娜！尼娜！

〔她向房子跑去，但是又站住了。西多倫科拿着行李在大門出現。他那古銅色的臉上帶着微笑。〕

舍 日安，西多倫科！

西 日安，先生！（他把包裹等放下。）

舍 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呢？

西 他剛到。車子開不進小巷來。

〔親王迅速地走進，他的臉色蒼白，神情慌亂。一個軍醫處的人員和一個兵士隨着他走進。他看見舍門諾夫就抓住他的手，把他拖到旁邊。〕

親王 （低聲）把消息透給尼娜·彼得洛芙娜吧。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受了重傷。

舍 （焦急地）什麼重傷麼？可是……

親王 (迅速地) 他不願意寫在信裏…… (低聲) 他的兩隻脚都斷了。

舍 (嚇得後退) 不行! (叫亞霞) 亞霞!

亞 (聽見了他們的對話) 好好, 我去。 (她走進房去)

親王 車開不到這兒。我們非得用一把椅子去……

舍 椅子? 這不是麼? (拿起花園裏的椅子)

(隨着親王走進來的兩人把椅子抬出去。親王跟着走出去, 可是立刻又走回來。

親王 (對舍門諾夫) 請去照料照料吧。我會呆在這兒……

舍 好的。 (下場)

渥 (激動地) 親王, 什麼事? 伏拉狄米·亞力山卓維其病了麼?

親王 是的。

渥 可憐的尼娜! 什麼病他怎麼了?

親王 他的兩隻脚都打斷了。

〔渥耳加在背上畫個十字，倒在座位上。彼得·伊凡諾維其慌忙走過，尼娜跟在他的身後却衝在他的前面。亞霞也回過頭來。〕

尼（在平台上）親王，怎麼了？伏拉狄米……傷重麼？告訴我吧！告訴我究竟怎麼樣了？

親王 安靜點，尼娜·彼得洛芙娜。不要緊的。

尼（跑進花園）他在哪兒？我在哪兒看得見他？

親王 他就要抬到這兒來了。別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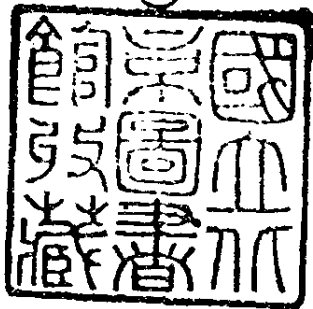
尼（大驚失色）抬來？

〔親王把臉掉開，朝着大門走去。一羣人把伏位伏米用椅子抬進。他顯得軟弱憔悴。他的頸部用毯子蓋住。抬他的人看見尼娜就把他放下。毯子滑開，露出兩隻用白繃帶纏着的不整齊的斷腿。〕

伏（伸出兩手）尼娜，我的小尼娜！

〔尼娜戰慄地退縮開，倒在親王的手臂裏。〕

（落幕）



版初月七年五十三國民華中

刊叢活生化文

種六十三第

編主金巴

人 行 發

林 文 吳

所 行 發

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

號 八 岸 一 路 鹿 鉅 海 上
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
號 八 十 七 街 南 湖 口 漢

所 刷 印

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

有 所 權 版

印 翻 許 不

爭 戰

著 夫 綏 跋 志 阿

譯 林 李

元 三 價 定

